

老屋在不经意的回眸里，在忽然而至的念想里，其实，老屋一直在汉江之畔的那个老院子中。

年少时一直向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一张小书桌，一个上锁的抽屉，最好在楼上，可以俯瞰远处的风景，可以跟闺蜜们说话……原以为这个愿望能实现，亲耳听父母说准备盖新房，房庄基都挖好了，还买了一大堆砂石料，又亲耳听他们说从长远考虑，不打算盖新房了。于是，一家人蜗居在老屋里。

老屋是传统的石墙、黑瓦、木板楼结构。当年父母带着我们从外乡回到老家时，我已上中学，平时住校，只有假期在家时，才感到拥挤。床铺不多，姊妹们必须合睡才可。记得母亲每次从县城回来都要买炕炕馍，我们一人一个，弟弟两个，他很得意，总是伸长舌头把馍舔一下，说这样就没人有动这馍的念头了。我们直骂他恶心，或许是碍于房子逼仄、无处藏匿才有此下策吧。

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实在不多，但每年必须回去，必定相约而行，随从者浩浩荡荡，长长的队伍，庞大的一堆，从槐树坎绵延的石板路上走来，绕过院东头，迎面就是我们的老屋。

门前的场院被一些柴捆占据，显得零乱，没有了我们在家时的干净和开阔，衬得老屋越发陈旧和老态。既就这样，在打开堂屋门上的铁锁、木门吱吱一声响时，跟着阳光跨过高高的门槛，扰醒深睡的时光和尘埃时，心里哗啦一下，有东西落地了，踏实了，我们回家了！

老屋关闭太久，老屋寂静太久，老屋多想听一听我们的声音啊！于是，每个归家的日子，就让心情和天气一样，欢快，明媚，敞亮。

轻轻走动，看厚厚的灰尘蒙蔽在家具物什上，看我们不在家时，岁月悄然漫过的印迹。

墙角的大压面机，配有结实的架子，三十多年了，从买回来就一直安置在这里，没挪动过。当初，这是院子里的第一台压面机，真的记不清有多少人家用过它，还有邻村的提着篮子，挑着一箩筐的面粉远道而来。来了压面的人，我家必须得出一个劳力给和面，全程指导。奇怪，那时我们竟然没有丝毫的厌烦，搭上功夫，搭上烟茶，搭上饭，甚至看太阳好，还帮忙给晒干，切成节，装篮子，送人家离开。父母那样乐意，我们那样快乐，心甘情愿地忙了好些年。

柜子上的黑白电视机，也是院子里的第一台，曾经像一件稀罕之物，荣耀无比地闯进来，使奔走相告的人们，穿过喜事一样庆祝。七姑八姨纷纷来到我家，参与到老妈安装天线的实操中，大声喊行了，或者不行。那场面不亚于生产队组织的放电影，屋里屋外坐满观众，欢声笑语至深夜不散。既就是大天白日里，也时常有人慢吞吞、黏酥酥地磨蹭进屋，说：“把电视打开看一下吧？”那人语气里有难为情之意，而我家人任何成员都不拒绝，尤其是小妹，像逮着机会一样，立刻给调频道，顺势坐下陪着看起来。只要有声响，很快就招引人来，热闹也就来了。而今，这台元老级别的小黑白，安然于顺应，安然于寂静，漠然于我们的回家探望。

靠墙的小型电动脱粒机兼磨面机还在，这也是院子里的第一台。那年月，一个大队也只是一台笨重的大型脱粒机，到了夏收时节，由男劳力用木杠抬着轮流到各家给脱粒麦子。庄院的住户相对集中，抬起来容易些；而在庄院之外的，那才叫费力，上坡下坡时倾斜的样子，看得心惊胆战。于是，老妈在得知有了这么个轻巧的机械之后，毫不犹豫就买了回来。该机器还兼有磨面功能，这又多了一个给邻居帮忙的理由，嗒嗒啦啦的机器轰鸣声有时会响到半夜，老妈乐于忙碌，而老爸在这样的声响里照样安稳入睡。

木梯下有架三条腿支撑的补鞋机。那时每到过年，我们每人有份的那双新鞋，是老妈灯下熬夜

往事并不如烟

再回老屋

□ 黄振琼

熬出来的。在发新鞋之前，都有在鞋底钉胶皮这一环节，就像给马钉掌。想想也是，光我们姐弟五个，一年得穿多少鞋，老妈不想办法行吗？到了夏天，雨水多，路泥泞，穿凉鞋特别费，鞋耳子容易断，老妈就找来一截铁丝，把一端砸成扁平，放火上烧红，压于断耳子下，随着一股胶臭，裂处黏合，一双凉鞋又是好好的了。后来，为了更方便修补，老妈花三十块钱跟别人转让了这个补鞋机。据说这次交易吃亏了，因为小机器有故障，那人不地道，隐瞒了实情，所以在我家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一直闲置。

踱至一花布罩着的案前，看到下面的脚路，我惊呼：“缝纫机怎么还没搬？”爸爸说这架缝纫机比我的年龄都大。上世纪70年代初，父母亲每月工资34.5，他们形容是“咪发咪”，参照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生活负担，他们下决心买这架160元的“标准牌”缝纫机，真是一项巨大投资，也足以可见添置这个物件的必要性。记忆里，很多个夜晚或者雨雪天气，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沉浸在缝补中，那一刻的她，面前只有一件接一件需要缝补的衣物，完全没有时间概念。我们常常在起夜时还听到缝纫机嗡嗡嗡、嗡嗡嗡个不停，听着听着又酣睡起来，根本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

厨房是一间依附于正房的偏厦。在这里，我看过母亲磨磨芋，做豆腐，炸丸子，炸麻花，做糯米香汤，做腌菜……杀年猪后，母亲就把大块骨头煮了，我们一直爬在锅台边，等她撕扯下瘦肉塞到嘴里，才开心地跑开。腊月二十九，她发酵一大盆面，动员我们都加入做花馍的行列，她做着各种花鸟虫兽，我们跟着极力模仿；她特别喜欢蒸那种里面黑、外层白的层层馍，说好吃得很。老爸呢，早已坐在灶前，有序地朝两个灶洞里添柴，明明灭灭地亮光跳跃着印在脸上。对于老爸添火的技术，老妈甚是满意，很少有浪费柴的现象发生。老妈在案板和锅台间迎來转去，絮叨着即景的、家常的事情。两口相连的大锅，已架上蒸笼，热气缭绕，蒸汽弥漫，炒菜的滋滋拉拉声此起彼伏，我们等着大喊开饭的号令。

那个大大的陶瓷水缸还在。彼时，我经常和小妹去抬水，一根扁担，中间系着铁钩，挂着满满的一桶清水，为了不让水溢出来，小妹去折来一片桐树叶放在桶里，我走在后面，为了让她轻松些，总是把水桶朝自己怀里拽。晃悠悠，一桶又一桶，直到把水缸装满为止，能帮父母做事情了，我们觉得自己像男孩子一样有用了，自豪、开心、踏实。

院坝下的莲藕池，也是母亲修出来的。不再记得是否吃过莲藕，而夕阳西下，半池清水，几片荷叶，几茎荷花，却是记忆里极美的小景。站在池边，原先觉得面积很大的一个池子，如今像旱地一样，荒芜，干裂，小小的一块儿。

紧邻的菜园子，当年也一直是花果繁密的。黄瓜果有好几亩，等开花结果后，每天都有好几只大眼睛在园里巡逻，找得认真，是因为有人常常把自己做好的某条嫩瓜用叶子遮蔽，包卷起来，待来日稍大些再享用。谁知有更为锐利的眼睛，会展开更为细致的搜查，然后还要满脸得意地举着搜来的胜利品，故意举到某人面前，咔嚓咔嚓大吃大嚼，用溢光流彩的目光告诉对方：谢谢你，替我保护了它！

不远处就是我家的磨坊。那年月，推磨是一项经常运动，我们姐妹虽不是主要劳力，但大人劳作的时候必会唤着。抱着磨杠忽快忽慢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无字歌悠然而起，看碾碎的粮食窸窣窣落下，涌堆在磨盘上，奶奶坐在大篾筐旁边，用筛子过滤面粉和麸皮。她也会顺着小脚抬起磨杠转几圈儿，说些甜蜜暖心、引人馋涎的话，比如等会儿就给焙油馍、鸡蛋饼，这样就很快使我们又从她怀里接过磨杠，继续转圈。她使唤小妹到邻家去借苞谷面箩，小妹端来的却是一瓢苞谷面儿，笑得大家东倒西歪。磨坊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啊！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能使人步履匆匆一整天的地方，从少有人来，到最后被荒草架住，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旁边置放簸箕、筛子、磨杠等用具的简易房早已垮掉，仅有一尊孤独的石磨，守望着老屋，守望着静好岁月。曾经的辛劳、坚韧、快乐和温暖，留在了岁月深处。

人在旅途

以时间为轴线，一切从那年说起……

大学刚毕业，像大多数新时代“骄子”一样的豪情壮志，立誓闯荡“江湖”，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经过社会课堂的锤炼，最终接受父母教诲，开始艰辛的备考之路。

那年年末，一边居家复习，一边通过网络时刻关注疫情最新消息，看到楼下拉的警戒线，“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忙忙碌碌，既为他们担忧，更为他们感动，心中暗暗为他们不断加油。“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亲身经历和看见，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生死较量不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书写下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县里招募志愿者，我勇敢地穿上红马甲。当我拿起扩音喇叭，提醒居民做核酸时，仿佛一切都经历一样，不同的是，以前我是被别人保护的，现在的我，肩上扛起了爱心志愿者的责任，我们一起保护大家。

2020年4月21日下午，有幸登上平利县蒋家坪茶山。看着翠波如海的茶园，我的心顿时剧烈跳动起来，村支书罗显平、村民陈敬翠，还有大学生周芳……他们个个都还沉浸在幸福与激动中。

读书时光

“要是有些事我没有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只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但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先生在《我与地坛》中这样写道。我想，这应该是对遗憾最好的诠释吧。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想，我们或长或短的人生怎么会充斥这么多的遗憾，直到我看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便对遗憾两个字豁然开朗了。人生的残缺是需要遗憾去完整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阅历，越大，遗憾便越多，需要放在心上的事就会越多。可能是再也无法说出的那一句“一路走好”，也可能是我们唱的是《后来》却无法抑制地想起过去的他，抑或者是再也无法兑现的承诺……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一路向前，一边失去，一边成长，与遗憾相伴，时光会带走我们的过去，也会带走过去的我们。

1991年，史铁生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与地坛》，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至今，文学史上仍然把这篇散文定义成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一。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与地坛》这部书，直到我最近读它，它也完全颠覆了之前对这部书的认知。它是轻盈的、昂扬的、透彻的、辽阔的、无畏的。史铁生说，我21岁那一年，双腿彻底背叛了我。在那之后，宁静的生活被暴躁、孤僻填满，他无话可说，无处可去，终于邂逅了和他同样寂静的地坛。史铁生在书中回忆说，这古园已经站在那里400年了，仿佛一直在等待我，它一面斑驳琉璃，褪去了朱红，一面等待我出生，等待我

乡土风情

心会跟爱一起走

□ 王梓悦

当年年底如愿以偿，终于考入生态环境部门，成为一名环保卫士，成为环保战线的生力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谆谆嘱托，殷殷期许，成为我们工作的永动力，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升级之路，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最大的发展优势。“净土之上，城乡如画，处处皆景。山明水秀，沃野千里，绿荫蒙蒙，朱实累累，既有江南水乡的意境，又有梦里老家的乡愁，构筑了令人流连的风景线，展示了美丽乡村的生活美。”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何尝不是我追寻的远方呢？

很自豪参加了平利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通过课堂学习、现场教学、交流见习，我开阔了视野，看到了自身的诸多不足，更清楚地明确了奋斗目标，坚定了前行的方向。当我们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墙上看到蒋家坪茶山的照片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我的家乡——全国最美乡村平利，这是我们共同生活和建设的地方，同学们争先表态，一定立足岗位，更加努力，续写

落在生命里的光

□ 叶佩

活到最狂妄的年纪，然后废了双腿，我终于相遇。史铁生在地坛一待就是15年，他每天都在思考人生。地坛15年的花开花落，风起云飞、云生日落，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他们仿佛在和史铁生一起共生、一起思考、一起迷茫。疾病的这些年，史铁生从不理解到想放弃，再到残疾的双腿长出了倔强和刚毅，直到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和这个世界最柔软同时也是最坚韧的相处方式。

《我与地坛》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书，如果读懂了史铁生的遗憾，便会对生活无比的坦然、无畏和欢喜。史铁生在书中写道：“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惨怛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这是无论我读多少遍都会热泪盈眶的句子，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遗憾和希望的交织与重叠，它们生生不息，演绎着彼此，完整着彼此，遗憾不就是生命一场蓄谋已久的叛变吗？可它最终的归宿是希望带来的蜕变。是的，遗憾和希望是共生的。遗憾才是人生常态，它是落在生命里的光，也许未来的某一条路，是需要用曾经的遗憾才能铺满的。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诉说苦难，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母亲的思念和母亲离开人世后知后觉的遗憾，这份遗憾丰盈完整了作者的人生，更生 động地诠释了生命之舞可将苦难淬成永恒。史铁生固然是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其想象力和思

新的发展成绩。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如今，我又成为县委机关一名新兵。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魅力与律动，每一段旅程都有它的精彩和希冀。春天，绿草如茵，花开芬芳；夏天，热浪滚滚，清凉宜人；秋天，红叶点缀，美景如画；冬天，白雪皑皑，景色迷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每个人都来之不易。”“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此时此刻，《心会跟爱一起走》这首经典歌曲最能代表我的心：“从来没有人如你，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新时代青年的“肯奋斗”绝不是对个人功名利禄的盲目追求，而是在国之大计中，心怀“国之大者”，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唱响更为嘹亮激昂的青春之歌，在加快建设汉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进程中，书写崇德向善幸福安康更为绚丽夺目的青春篇章。

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他书中记录，刚到地坛遇到一对兄妹，他们在地坛玩了一些日子，之后再也没遇到他们，多年后的一个上午，史铁生才发现那个女孩原来是个智障者的孩子，他便在书中写道：“要是上帝把漂亮和智障者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我想，这是作者在震撼，这个世间的事是不堪说的，命运是无法论公道的，大千世界里，总会有一些事、一些人存在缺憾和遗憾，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缺憾和遗憾，这个世界才会如一潭死水般毫无变换，毫无色彩可言。

《我与地坛》让我看到了人生和命运的不容置疑，这本书是用时间和生命浇灌的，时间站成了永恒，生命亦成了无始无终的轮回，一切苦难和遗憾自有其意义，一个对生活怀有勇气和希望的人，虽然身体无法行走，但他的灵魂一定走得很远很远……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这是史铁生笔下的遗憾和希望。“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带花期”的上阙会不会是“饱尝人间醋与墨，历尽人世酸与苦”？时光煮雨，岁月缝花，人生总与遗憾相生相伴，可是，得失也相伴，事且值得，你我不必着急，我们终将走过遗憾。



寻味美食

棕溪凉粉宴

□ 柯常安

凉粉是一种美食。我的家乡旬阳市棕溪，就有这种美食。棕溪凉粉是有特色的，材料是就地取材的，通常有红苕凉粉、豌豆凉粉、榨菜树橡子凉粉等。其质地味美，不会人为掺入其它物质。

我的母亲做凉粉最棒。凡家中有喜庆之事，要来贵客时，母亲就要忙活起来，做一些准备。于是，就早早把豌豆泡上，天麻麻亮起床，母亲把泡胀的豌豆放在石磨上磨，一次舀一小勺，放进磨眼，用推柄推拉，石磨就呼噜噜转动，转两圈，再舀一勺灌入，再呼噜噜转动，反复地用手推作，石磨下放着一个大筐，推出来的液体乳汁般流在里面。之后母亲用白布口袋进行过滤、沉淀。倒掉盆子里多余的水，留下沉淀好了淀粉，再搅拌均匀成糊状，倒入烧开了水的锅里搅拌煮熟，舀出，盛入瓷盆里冷却，凉粉就做好了。

若是红薯成熟了，将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然后，用一张铁片子，用铁钉将上面穿成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小孔，于是，就会露出来了无数个齿牙，将洗净的红薯在上面推磨弄碎流在盆子里。然后，过滤、沉淀。用做豌豆凉粉的方法制作成凉粉。味道比豌豆凉粉还好吃些。

做凉粉要把握好淀粉和水调制的比例，稀了不行，稠了也不行。另外火候也要掌握好，粉汤入锅后，要不停地搅拌而且速度要快不能慢，要来回反搅拌和顺搅拌，煮至色泽浅白透亮时舀出，这样既脆又柔韧。

吃凉粉多以凉拌为主，先将切成条或切成片，配以辣椒、蒜泥、醋、香油等佐料，也可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调料。当然，也有烧汤吃的，具体方法简

单，做一个酸菜汤，再把切成条或片状的凉粉倒入酸菜汤里煮一下，放入适量食盐和其它调料，即可食用。

在家乡的饭桌上，凉粉是少不了的家常菜，更不用说婚礼嫁娶，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凉粉这道独具风味的凉菜。客人们都争着朝放凉粉方向那边坐，甚至，有直接起身将凉粉分一半给到自己一边，不论男女老幼，一旦进入角色，便有互不相让。一桌子的佳肴，却不如上一盘凉粉的诱惑力。家乡人过事，总是要备足凉粉，一盘凉粉上桌，那进度是不言而喻了，主人随时要做好添盆的准备，稍有迟缓，盘子一空，吃完了，客人会不客气说，再来一盘凉粉。客人们对凉粉的偏爱，是成了习惯。有的客人在桌子吃的不过瘾，直接到小厨房拿起碗打吃着。凉粉好吃，也难吃到嘴，有时候三下还夹不起来，往往会从筷子上滑落掉，一是有技巧的，二是还是需要工具，比如用勺子吃就不那么狼狈了。有一次顺子在桌子上夹了一筷子凉粉快要到嘴边时掉了，顺子说，走门上了咋不到屋。身旁一位客人开玩笑说，怕狗咬呗！逗得在场人大笑，气氛一下热闹起来。

棕溪山大沟深，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制作凉粉的材料广，除了有豌豆、红薯、橡子外。还可以把魔芋、神仙叶、桑叶制作成凉粉，也有称之为魔芋豆腐，或者是神仙叶豆腐。再根据食者的口味进行调剂，如果想观感效果好些，便可以调制色泽，比如白色黑色绿色红色等。这样就可以搞一个棕溪凉粉盛宴，让客人吃好，吃够，过足棕溪凉粉的瘾。

探秘岚皋箫洞

□ 吴飘飘

我们往洞窟深处寻路。钟乳石“矮老汉”身侧米处处隐着一个两人并排行走的通道，两人蹑脚走了四、五米后，通道尽头竖着一个一人高的石笋。侧身勉强挤过石笋，石笋背脊后通道陡然下坠，滑溜溜滑下去一个垂直约二十米的斜坡大吊洞，洞壁洞底上全是银光灿灿的钟乳石，凉飕飕的、湿漉漉的。小郭先用长绳一头拴在笋石上，一头拴住自己身体，缓缓降了下去，双脚踏实后高声招呼我们依次降了下去。

坡底聚齐后，我们留下拴在坡顶笋石上的绳子留待我们回程时用，稍稍休息后便顺着找到的小洞往前走。小洞呈下坡路状，拐拐弯弯，时阔时窄，有如《西游记》中盘丝洞之境况。

曲曲折折，前后照应中，我们大约走了几十米后，耳畔传来了丝丝缕缕的泉水瀑布声。寻声而行，水声渐行渐近，径直通幽般地呈现出一个高约两丈宽约四、五丈的洞窟大厅。矿灯光下，大厅四周如幔布般展开，杂列着石幔、石旗、石屏、石花、形态万千，相接相缀，如卉如花，如锦如画，令人目瞪口呆。寻声走近，大厅的左上方流泻下一条一米宽的地下河水，跌宕起伏地泻入一个饭桌大小的深潭。水潭深不见底，水花迥然激荡却不外溢，汩汩地旋转着，却不知流向了潭底的哪处暗河？

洞窟大厅中间垂吊着一个宽阔的钟乳石，晶亮亮着，像偌大个簸箕，又像牛马的肝肺状貌，石的下端，间隔好长时间地坠下一粒水珠，矿灯下，闪着白色的光点。望着窟顶的钟乳石，同伴们说：“这石头怪怪的，像牛肝马肺。我们就叫它为‘牛肝马肺’石吧。”

洞窟大厅的洞底是温润的黄色石砂，踩上去，软绵绵的，不知道有多厚，也不知从何

洞窟五、六间屋大小。我们用矿灯四处照射，见洞中白莹莹一片，晶莹剔透，石形奇特，细腻，洞中石质已为钟乳石了。窟顶垂凸着几处石乳，石头上似乎有水珠滴落。静寂的洞窟里，断续着低缓的水滴声，清晰而又生动。

矿灯光影里，洞窟深处竖着一处人形大小的笋石，金光烁烁，星点闪闪，直面着洞口处，似乎千万年守护着箫洞的秘密。我们慢慢走近，矿灯下看清了，这是一个大半人高柱形的钟乳石，柱面上生着零碎的金质矿石，顶圆身阔，石面白皙，像位腰身壮实、鬃发星星的守洞老汉。